



万象归心王阳明



水西无相 著

你的体是瞬间，你的心是永恒。
物质的世界没有永恒，
只有心中才有永恒，
永恒是接连传递的短暂。

心即理 知行合一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万象归心 王阳明



水西无相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象归心王阳明 / 水西无相著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5.4

ISBN 978-7-5699-0103-0

I. ①万… II. ①水… III. ①王守仁 (1472 ~ 1528) - 传记 IV. ①B24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2669 号

万象归心王阳明

著 者 | 水西无相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
选题策划 | 张国平 张 科

责任编辑 | 邢 楠 张 科

装帧设计 | 程 慧 赵芝英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晔 敬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97×1092mm 1/16

印 张 | 18

字 数 | 284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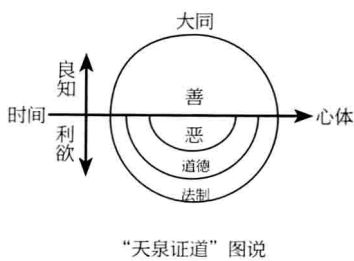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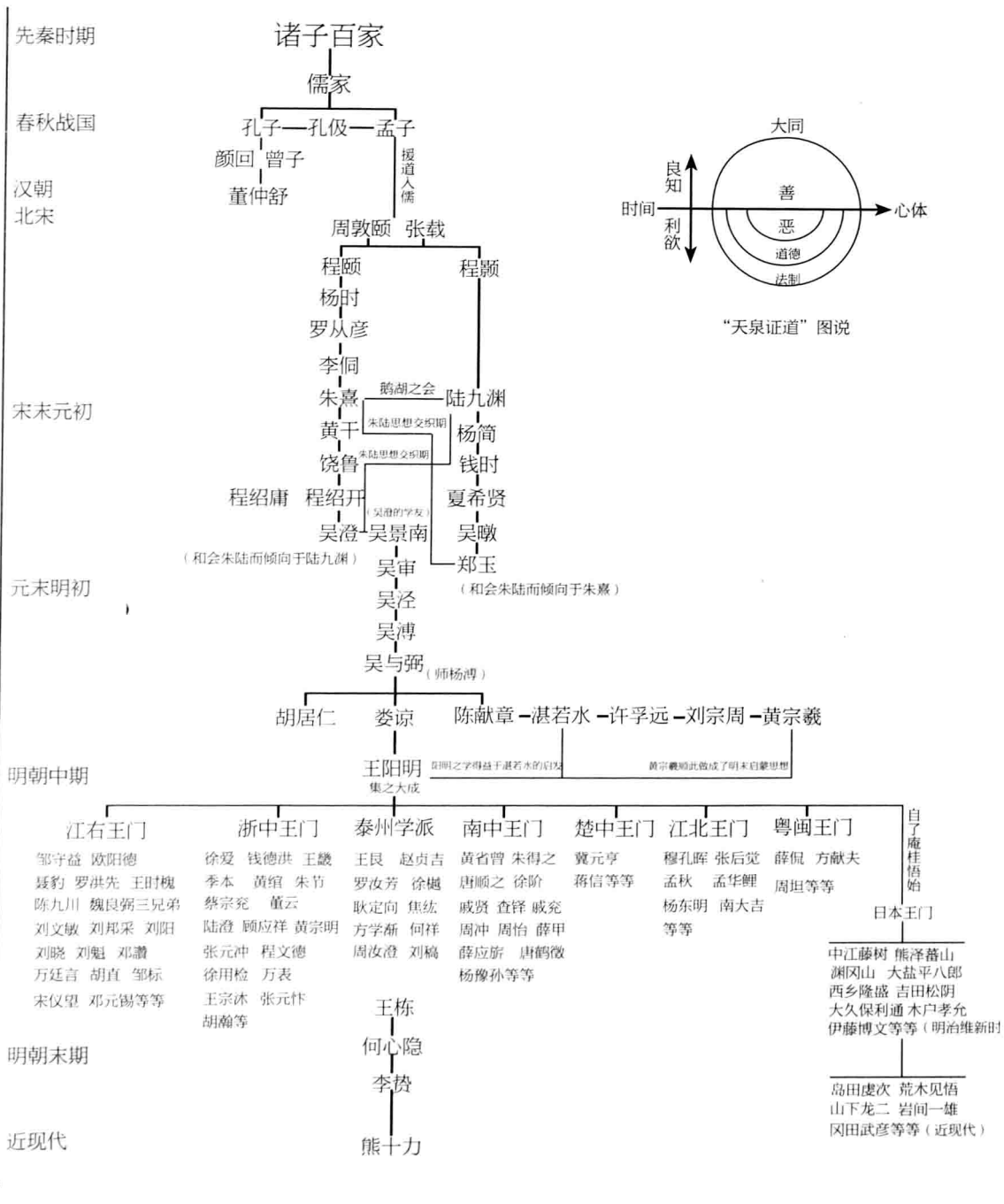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|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103-0

定 价 | 36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心学思想史演变图



序 言

受作者之托为本书写几句话，荣幸之时也有深思。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中颇为耀眼的人物。在一个落后于他思想的时代里，做出了异乎寻常的事迹。“立言、立功、立德”三不朽，他均做到了很高的水准，成为一代楷模，万世偶像。

然而他最为人所敬佩学习的，不是这三件功绩，而是在纷繁乱世中的那份执著与淡定。

无论是在荣华富贵之中，还是困苦落难之际，他都坚持着自己内心世界的追求，而溶于天地万物之中。用“此心不动随机而行”的坚定意志，面对社会和战争，终铸就了人生的辉煌。面对诽谤和不公，他也能镇定自若，只求内心光明。

可以说，王阳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“中国精神”。在传统文化愈加被重视的今天，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有非常大的学习价值。

作者作为一名技术工作者，业余时间潜心研究王学，并写成本书，精神令人敬佩，值得点个大大的“赞”。

阅读之后，深感传统文化的复兴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引起年轻一代的兴趣。

作者很巧妙的口语化描写，并能够用小说的笔法，从中国思想史的维度，以王阳明的传奇为主线，解读“心学”的前生今世。深入浅出地把一些复杂的内容，趣味十足地表达出来，我想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，也是成功之处。把王阳明作为重点，用现代语言，趣味性的叙事方式进行描写的同时，用较为轻松的语言阐释了“王学”的缘起、孕育、成长直到王阳明而集之大成的历程。这一点与市面上其他王阳明题材的书有所不同。目前的王阳明类书籍都是以叙述

他的人生经历或者传奇为重点，对“王学”这门学问的叙述不多，力度不够。这是因为，作为一门信仰式学问，“王学”有一定的深度，叙述起来和阅读起来可能会比较费脑筋。但是作者尝试把“王学”和王阳明本人相结合，放在一种轻松的语境之中，以便于众多王阳明的爱好者能够轻松地由浅入深，把“王学”和王阳明本人看个明白。

“王学”几乎是明代中后期的全民信仰，对于这样一门学问的轻松式解释和推广，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部分。恰逢孔子诞辰2565年之际，儒学的复兴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关注，传统文化大有可为！

席思国

2014年10月

写在前头

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还是鼓足了勇气，写下了这篇开头。

王阳明，生于明成化八年农历九月三十日，即1472年10月31日，天蝎座，一个对权力和思想具备天生敏锐性的星座，富有神秘色彩。

余姚，宁波平原上的一座小城，七千多年前孕育了河姆渡文化，此后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宛如璀璨的明珠，若出其中。三国的虞翻，东晋的虞喜、虞预，宋朝的孙介、孙应时，明朝更是由王阳明带来徐爱、钱德洪、黄宗羲等一大串的叹号，及至近现代的蒋梦麟、余秋雨。这片富庶的土地，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巨星。

王阳明生于余姚之时，明朝立国刚过百年。

王阳明卒于江西之际，明朝距离灭亡也刚好百年。

他短短57岁的寿命，就处在明朝的正中央。

生存环境是人思想意识的决定因素之一，每个人都是所处时代的映像。

王阳明所在的时代，是一个辉煌而又堕落的年代。人们高举纲常伦理，尽情地骄奢淫逸；知识分子们高谈阔论，秉持无谓的气节，想尽一切方式去赢一些毫无意义的道统之争。名为道统，实为权争，冠冕堂皇的较量，只为了让天下的士子们和百姓们看起来很合理、很文明。其实终不过是在拗一个到底谁说了算，引经据典也不过是为了一口气的输赢。

如果学问的最终用途是掩盖人们的欲望和混乱天下的是非，这样的时代岂

不可悲？

这是个看起来有些可笑的时代。治理国家的精英们除了一腔空洞的气节之外，几乎对国家的发展、建设以及外敌的侵犯束手无策。

读书究竟为何事？

士子们的理想定格在金榜题名，跻身官场，光宗耀祖。在王阳明看来，这个理想太轻了，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。

名为天理，窃为私欲。士子们已经迷失在功名之中，忘记了学问的终极目的乃是惠及天下。几千年的中国，似乎停在某个区间，循环往复，止步不前。王阳明感到学问与生俱来的向前的力量正在消失，离散为每个士子在权利与利益中向上攀爬的力量。百姓们对于权力和功名的迷信与恐惧夹杂在一起，托起了这个浮华的时代，像一个虚幻的泡泡，一碰即破。

于是王阳明，向这些虚幻发起了挑战。

事实上，他有奋力攀爬的欲望，对权力和功名也有未可免俗的喜爱。这是环境带给他的烙印，是时代所赋予他的映像。但王阳明的功利愿望与其他士子并不完全相同，或者说功利愿望并不十分强烈，这源于他的家庭出身。他的父亲叫做王华，一个并不起眼的名字却拥有一个誉满天下的身份：他是个状元，普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名号。

生活在这样的家庭，王阳明具有别人不曾体会的轻松和压力，轻松在于衣食无忧，压力在于始终活在父亲的笼罩之中，想突破一点点都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。按照父亲的期望，他的人生之路亦不过是登科取第，光宗耀祖。

而根据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的观点，在潜意识之中，父亲之于儿子，那是一生的冤家。弗洛伊德认为“人类天生具有‘弑父情结’，从一出生，他就注定要和父亲展开斗争，以摆脱被统治、被支配的地位，争取独立自由的权利，进而掌握家庭的主导权和社会的主动权”。

包括我们自己，在人生的选择与努力中，也会经常拿自己父亲的成就来鞭策自己，时常问自己：“我们总要比父辈强一些吧？”一代更比一代强，这也是一种推进社会前进的思维。

父亲的状元头衔，使得王阳明对于世俗的科举之路有种莫名的抗拒，他将不走寻常路。于是他从小酷爱兵法，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之外的一切古代典

籍，涉猎甚广。除了儒家思想，他对道家、佛家、法家、墨家、纵横家，等等，先秦诸子的学说都有研究，甚至连《堪舆》这类阴阳术数也有很深的造诣，他的墓地即是自己亲自选定，至今仍被许多风水先生津津乐道。

少年王阳明是一个叛逆的孩子，脑壳中装满了突破现实的冲动，而上天给他设计的界线即他的父亲，这个界线乃是当时社会的制高点。正由于此，为了超越这个界线，少年王阳明同时是一个努力的人，为了超越自己的父亲付出了艰辛的努力，尽管那些努力对世俗的科举并没有什么帮助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王阳明的成就正是来自于顽强的意志力和少年时的积极努力。

叛逆，是一个少年意志力的表现。并非所有的叛逆都是不良现象，正是由于很多叛逆的存在，社会的进步与创新才会不断地实现。假如我们总是按照先辈的意愿度过一生，永不冲破世俗的要求，人类将是一个固化的社会。人类之间的斗争，是进步的原始动力之一。

确定了超越现实的人生方向之后，王阳明的狂放不羁逐渐养成。直到34岁之时，遭遇到人生的重大挫折。因为得罪刘瑾，打板子之后发配边疆：贵州龙场。在那里，经历肉体折磨的王阳明在思想上得到重生。

一个人的彻悟程度，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程度。

五世纪，在古罗马有一位身世显赫的执政官波爱修斯，在人生的巅峰遭遇突变，被判死刑，在狱中他写下了惊世之作《在死亡面前让我们谈谈人生》，现在已经成为欧洲人的经典读本之一。波爱修斯悔悟到：“厄运与挫折才是人生的最大财富，而名誉、权力、金钱、地位都是外部环境强加给人的虚伪，人的真正价值就是剥离财富、权力、地位之后的真实价值。”

无独有偶，王阳明亦在龙场无尽的苦难中，重新认识了人生，得到了学问上的巨大进展：“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”所谓成为圣贤的道路，即是人性回归的过程，每个人的心性之中都可找到圣贤之道，王阳明意识到一直以来以外物为思维重点的思考方式是错误的，真理需要求助本心，向内寻找。这便是“龙场悟道”，王阳明一生最大的转折点。从此明朝少了一位职业官员，而多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。

对于王阳明的思想，本是一个看似简单的学问系统。王学乃践履之学，而非辞章之学。这思想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深入浅出，需要用心去亲身体会，王学

一改过往空谈理论的习气：若得王学精髓，需用心个个体会。

也许每个人从王学中得到的都不尽然相同，因为王学需要每个个体的关注与思考。尽管在理解上存在众多分歧，而一旦陷入其中，王学的魅力便不可阻挡。无论得出何种理解，“致良知”的方向终不会变。王学就像王阳明自己一样，充满智慧而放荡不羁，没有世俗的牵绊，没有刻板的形式。

在王学中，我们看见了解放心性的努力，看见了追逐自由的力量，看见了走向民主的方向。在明代中期那样一个即将走向沦落的年代，王阳明恰如一道亮光，照亮了千千万万士子们的学问人生，让中国在明代中后期，兴起了思维哲学，终演变为明末的启蒙思想。

我们当前的时代，在经历过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之后，人们已开始习惯了衣食无忧的生活，繁华落尽，总有一番起伏不平。我们开始一边咒骂这个腐朽与不公的年代，一边努力争取获得既得利益的机会。信仰倒塌，规则丧失，良知泯灭。我们需要找个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后退，寻找一个恰当的底线，找回那向前的力量。

在这样的社会状态，王阳明的思想显得异常解渴。对于现代的知识者，王阳明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。对于衣食无忧的当代人，王学的主旨无疑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。

市面上研究王阳明的传记类书籍逐渐增多，但笔者认为尚缺乏一本以“心学”这门学问为对象的传记。为了让人们由浅入深的读懂“心学”，遂有了以下的写作。

千圣皆过影，良知乃吾师。

谨以此文，写在前头。

目 录

序 言 / 1

写在前头 / 1

一、人之初 / 1

二、仁者无敌 / 6

三、君子如风 / 11

四、万物皆备于我 / 15

五、北宋有个周老大 / 19

六、程家的表叔 / 24

七、哥俩儿的分歧 / 29

八、中国学术好声音 / 35

九、笑傲江湖 / 40

十、青年爱下乡 / 48

十一、等你等了好久 / 54

十二、余姚往事 / 63

十三、传奇从来不省心 / 68

十四、狂到关外去了 / 74

十五、总算找到组织了 / 79

十六、“格物”也伤人 / 86

十七、十面埋伏 / 93

十八、就是这里 / 99

十九、他乡遇故知 / 105

二十、你要去远方 / 109

二十一、这个杀手不太冷 / 114

二十二、龙场之夜 / 120

二十三、见龙在田 / 125

二十四、风往北吹 / 130
二十五、隐秘的队伍 / 135
二十六、去打仗吧 / 141
二十七、砍人的艺术 / 146
二十八、追问良知 / 152
二十九、山贼与心贼 / 157
三十、格面要洗心 / 165
三十一、遇上我是你的缘 / 171
三十二、运气糟透了 / 177
三十三、最没出息的领导 / 183
三十四、有无之间 / 189
三十五、飞龙在天 / 194
三十六、知行合一 / 200
三十七、我的要求并不高 / 206

三十八、最后的出征 / 211
三十九、亢龙无悔 / 218
四十、你懂的 / 223
四十一、万物之主 / 228
四十二、良知有度 / 233
四十三、唯楚有才 / 238
四十四、黄河之远 / 243
四十五、南海之涯 / 248
四十六、不俗就是狂? / 254
四十七、姚江入海付东流 / 262
四十八、到底是啥? / 268

参考书目 / 272
后 记 / 274

一、人之初

时间：公元前551年～公元前479年（孔子），春秋时期；

公元前372年～公元前289年（孟子），战国时期；

公元前313年～公元前238年（荀子），战国时期。

地点：鲁国（曲阜）、宋国（河南商丘）、邹国、齐国等地；

出场主要人物：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王阳明；

客串：老子、董仲舒、扬雄、韩愈、朱熹等。

说到“心学”的渊源，不得不分析孕育这门学问的土壤。

明朝初年的学术氛围，乃是儒家、佛家、道家融合而成。走到此时，中国的文化已经不是孤立的系统，而是以儒为本，出道入佛，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愈发明显。而儒学作为正统，始终是士子们公认的方向，即使汲取道家、佛家的一些思想，也需要立足于为儒学所用。

儒家已然成为公众信仰，距离宗教只差一个彼岸世界。

王阳明心学说到底还是儒学为体，道佛并用。而王学的发端，即来自于儒家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。

“人之初”，目前这个词为大家所熟知，一方面是《三字经》的首句，一方面是本以婚育和性为主要内容的大众读物，以宣传计划生育、向广大育龄人群普及婚、育、性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。

“人之初”，更多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思考，恐怕是“性本善”或是“性本恶”。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，这个问题我们已争论了数千年。

孔子认为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

孟子认为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

荀子认为，人之初，性本恶。

王阳明最终认为，人之初，无善恶。

子曾经说过：“为仁由己。”意思是说，人的仁爱之心是发自内心的，由内而外的，而不是因为别人的存在而产生。这间接地阐明了自己认为人性本善的观点。

老子曾问孔子：“阿孔，仁义，你确定是人的本性吗？”

孔子回答：“确定，一定，以及肯定。君子不仁则不成，不义则不生。仁义，就是人的真性情，有啥好怀疑的？”

这个对话的主旨更加明确，孔子认为仁义乃是人之本性。简单点说就是人生下来就是冲着雷锋、郭明义去的，人之所以犯错是由于世界的诱惑太多。

比起孔子，孟子更加直接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他认为人生来是具有道德感的，人性本身是向善的。任何人看见一个人落入井中，都会很自然地感到同情，并设法施救，这就证明了人天生的善意。

人的同情心便是仁爱之心，人的羞于从恶之心，就是正义的表现，人们知道恭敬，就是懂礼法的表现；人懂得分辨是非，就是一种智慧。而这一切，并



不是我们从外来学到的，而是天性如此。

在另一段论断中，孟子表述得更加明显：“人之所不学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虑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”孟子认为，人人生来都应当是活雷锋，都应该是郭明义。

尽管孟子的论述不能逃脱经验论的范畴，但并不妨碍他成为第一个旗帜鲜明说出人之初性本善的人。

而到了荀子，则做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论断，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孔孟的态度。

荀子说：“人生下来就是小人，就是禽兽！”

他认为人就是为欲望而生的，追逐食色、利欲乃是本能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性本恶”。人身上所表现的仁义，是因为后天的学习和教育，以及和社会、群体打交道而被迫变通的方式。至于礼仪，只是一种君子的虚伪，是他们掩盖真实目的的一种方式。人们热衷于文理，也不过是在虚伪的掩盖之下，谋取美名的方式。

换句话说，他的意思是雷锋是装的，郭明义是假的，他们天生本是无恶不作的，之所以向善，是党教育得好，是政府管理得好。即使这样也不排除他们玩命地做好事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，既然不是为利，那肯定是为名。

荀子认为，人性有“性”和“伪”两部分，性恶是动物的本能，伪是善的礼乐教化，否认了人生而具有良知天赋的道德观念。这个想法非常像西方的伦理观点，赎罪是人类应该在上帝面前做得最多的事情。

荀子表明了人走向善需要努力而获得，在得到善良与良知之前，则需要外力的强制管理。也正由于此，荀子提出了以法治国的设想，他的两个徒弟李斯与韩非继而创立了法家而独树一帜。

儒家三圣，亮出了各自的观点，同时也引起了儒家在源头上的分歧。

这个分歧导致了一直到数千年以后，他们的信徒们仍然争论不休，各执一词，不相上下。吵到大家都累了，讨论会开得筋疲力尽，又恰逢饭点儿，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。于是大家踊跃发言，模棱两可，含糊其辞，先模糊过去再说。

董仲舒说：“其实人生下来性是善的，但是有了感情以后就有恶了。比如说你虽是个孩子，本身是善良的。但是你的母亲饿了，偷了人家一个饼，而被追打，这时你从感情角度考虑，首先是保护自己的母亲，进而将饼铺老板痛打一

顿，这时你就因为情而作恶了。”

扬雄说：“没那么复杂，人生来是既有善也有恶的，是混在一起的。事情与你无关，你就可能是善的，牵扯到你的利益和欲望，你就自然萌生恶意了。”

韩愈说：“我觉得以上两位领导说的都对，都很有道理，我很受启发。其实人性有时是善的，有时是恶的，有时是善恶都有的……”说罢，直接来了个“性三品”：善、恶、善恶混。

最后朱熹作总结：“各位领导的发言都很好，都过了饭点儿了大家还这么热烈地讨论，我本人非常感动……说到这个人性，我觉得还是以孔子老人家的意见为准，人性是善的……”大家都对迷信老孔的朱熹投来鄙夷的目光，朱熹眼神一晃，咽了口唾沫，接着又说：“但是，人性应该分为天命（天理）和气质两个部分，天命是善的，但是气质之性就有可能是恶的了，所以还是有善有恶的……这就是人性二元论……”

会开到最后，大家觉得朱熹的稀泥和得差不多了，“鼓掌通过，吃饭”！

就是这个简单的命题，经过数千年，开了无数次学术研讨会以及论坛，到了宋朝，仍然被朱熹用一个和稀泥的“人性二元论”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。

朱熹的理气说，就是将人性人为地分裂，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理和气组成的。理是形而上之道，是超于人本身的存在，是统一于一个叫做太极的东西的。气是人本身，是形而下之器，是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。理是规定气的，是决定性因素，是内在规律，也是客观存在，所以有天理之说。

理是至善的，而气则有可能是恶的。一切人、一切事物都是理与气的结合，都是理与气和合而生，人和物都是拿理来作为其性质，拿气来作为其形态。大家注意，这里面没有“心”的位置，也就是没有思考的位置，理与气都是客观的存在，人本身的感受由此而被忽略。

朱熹的这个“二元论”和了一个大稀泥，而且有惊无险地混过了三百多年，并博得了朱子的称号，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。

而同时代的陆九渊则对他提出了质疑，他总是觉得朱熹的理论缺了点什么，在其中没有“心”的位置，没有承认思考的价值，没有考虑人本身的切实感受。他更喜欢强调儒家“天人合一”的传统，认为应该将“理”内化于人心，也就是“心即理”，他曾说道：“此心此理，我固有之，所谓万物皆备于

我。”不管你什么理，什么气，都要我的心去容纳，都要统一于我的心。世界再纷杂，再精彩，没有我的“心”作为镜子，啥都照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陆九渊自己是倾向于人性本善的，但人性无论善恶都是万念归心的。

如果说朱熹的学说注重客观存在，是阳性的，那么陆九渊的学说就是注重内在感受的，是阴性的，阴阳相和才是完整的世界。

转眼间，这个话题到了明朝，依然引起了一阵骚动。

离经叛道的王阳明，又发言了。

初期，王阳明垂青于孟子之学，醉心于浩然之气，崇拜于舍生取义。因此最初他倾向于人之初是绝对性本善的，而经历了人生的挫折，见证了世界的种种罪恶之后，在晚年，天泉桥上，吟出了四句教：

无善无恶心之体，
有善有恶意之动，
知善知恶是良知，
为善去恶是格物。

这个“无善无恶”不是简单的不分善恶，而是能够容纳一切善恶的心体，容纳一切善与恶，则是至善。

有无之间，“人之初”的争论在这里有了一个暂时的终点，同时又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起点。

需要解释的是，这个有无之境如果想弄明白，是没有捷径的，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有宇宙之大的状态，必须经历众多具体事物的磨炼再时常参悟才能真正明白，这也是王阳明的魅力所在。

在这里抖个包袱，等这个系列写完，一般人都能明白。